



# 寻找鱼王

张炜  
著

最新儿童文学作品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家张炜

一段失传已久的  
大地故事  
一个男孩生命之初的  
奇幻旅程

传说中的鱼王就藏在  
山的深处，  
在一片蓝色的雾气里忽隐忽现，  
连同那些生命不可说的秘密，  
在瑰丽的月色下，  
等待着  
男孩的到来。

明天出版社

寻找  
画王

著 张炜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鱼王 / 张炜著. —2版.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332-8938-6

I. ①寻…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1399号

---

寻找鱼王

---

著者/张 炜

---

出版人/傅大伟

出版发行/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5年5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2版

印次/2016年7月第8次印刷

规格/145毫米×210毫米 32开 7.75印张 93千字

印数/170001—190000

---

ISBN 978-7-5332-8938-6 定价/20.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531) 82098710

11	身世·····	095
10	旱手与水手·····	085
9	雪和酒·····	075
8	左猫右爸·····	065
7	雪亮的眼睛·····	057
6	鹰之子·····	047
5	寻找鱼王·····	039
4	立大志·····	029
3	鱼很宝贵·····	019
2	鱼宝贵·····	009
1	大山深处·····	001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鱼王	小石屋之夜	水洞黑影	水世界	鱼王和族长	蓝色雾幔	冬天	鱼和饵	大嘴鱼	仇人的故事	鱼的故事
.....	.....	.....	.....	.....	.....	.....	.....	.....	.....	.....
207		187	175	165	155	147	137	127	115	105

197



1

寻找鱼王

# 大山深处



每人都发了课本，

那是一叠草纸用纸绳订起来，

上面写了大字，

还有画得歪歪扭扭的图画。

我从图中找到了镰刀和馒头，

太阳和月亮，还有猫和狗。

最让我喜欢的是一条鱼，很大的鱼。

这条鱼让我看啊看啊。

它又长又扁，有鳞有翅，大眼睛。

它是黑墨画成的，

但我总觉得它是一条大红鱼。



我们家在大山深处，那是一幢小石头房子。我们没有住在村子里，因为这里没有多少平坦的地方，没法建成一个村子。山根下东一户西一户的，从这一家到那一家，有时要翻过一座山岭。

我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村子”，只知道我们就住在“山里”。大家都没有邻居，出门常常见不到人，只有山和树。树不多也不大。也见不到猫和狗。

我喜欢猫和狗，羊和牛，可是它们都在很远的地方，走不到我们这儿来。在我五岁的时候，家里终于养了一只猫。这是一件大事。我和猫很快结成了一伙，一块儿做些什么，还要瞒着家里的大人。

我和猫天天在一起，难舍难分。可惜这种好日子刚过了两年，爸爸妈妈就逼着我去做另一件事了。这是我最害怕的事，却又没法拒绝。山里好多孩子都得经历这种倒霉的事，大概谁也逃不过。





这就是“上学”。人要上学，这不知是谁发明出来的怪事。

没有村子就没有学校，可我们还是得上学。山里人的办法太多了，他们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爸爸领我去上学了，替我背了“学包”。

我们当年不叫“书包”，只叫“学包”，就是专供上学用的包。我的这只包是马兰草编成的，用桑树皮做了提系，里面装了一叠草纸和一根红杆铅笔。

翻过两座不大的山包，来到了一条半干的河谷。就因为这里是河谷的拐弯处，于是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河谷的半边竟然有一湾绿汪汪的水，岸上还有一小块平地，那儿长了几棵黑乌乌的柏树。柏树下搭了两间草棚，这就是我们的学校。

可能因为这儿有树有水，又有一块小小的平地，才被人看中了。从这里往外有一条条小路，它们连接了许多山里人家。

一个戴了老花镜的斜眼老人就是老师。他住在草棚的里间，那里有火炕和锅灶，还有一块石头支起的木板，是他写字看书的地方。

外面一间棚子稍大，里面有二十多个石墩；墙上挂了一扇门板，涂成了黑的，用来写粉笔字。我们上学的孩子被按在一个个石墩上，开始上课。每人都发了课本，那是



一叠草纸用纸绳订起来，上面写了大字，还有画得歪歪扭扭的图画。我从图中找到了镰刀和镢头，太阳和月亮，还有猫和狗。最让我喜欢的是一条鱼，很大的鱼。

这条鱼让我看啊看啊。它又长又扁，有鳞有翅，大眼睛。它是黑墨画成的，但我总觉得它是一条大红鱼。

我把这条鱼对在眼上看一会儿，又推远了看一会儿，好像它随时会跳起来一样。爸爸当时就在我身后，他也被这条鱼吸引住了，一直在那里看，发出呼呼的喘气声。

棚子里一共有十六个孩子，他们就是全部的学生。

老师上课时并不依据课本。他在黑板上又写又画，大致是先画一个物件，然后在物件下边写上名字，用一根树条使劲儿敲打那几个字，让我们大声跟上念。

那时我明白了，要当老师就得有画画的本事。尽管他画的物件难看极了，但只要费些力气总能看出是什么。爸爸头几天一直伴我上学，因为他不敢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爸爸对那个斜眼老头儿不太满意，说他“浑吃”。这是说他贪吃，吃得多。真的，因为所有家长都要讨好他，时不时送来一些吃的东西，什么地瓜花生、土豆芋头等。有一次我闻到了扑鼻的香气，原来他灶台上放了一块巴掌大的豆腐。我和爸爸都惊呆了。

这老头儿能吃上豆腐，真是太了不起了。这肯定也是哪位家长送来的。



老师没有薪水，只收一些吃的东西，有时还能收到一块粗布，用来做衣服。因为吃饱了没有衣服穿，这就糟了。

爸爸常常盯着老头儿的脸看。这脸比一般山里人大和胖。这也证明了他“浑吃”。

爸爸第一天送我去上学，大多数时间都站在棚子里伴我。有一会儿他大概觉得没意思，就到外面溜达去了。课间休息时，大家都跑了出去，高兴得到处窜，围着两间棚子转圈，还想爬到柏树上去。只有两三个孩子不高兴，他们是被硬逼来的，一整天泪水不干。我也不高兴，不过我不会哭。

我从棚子里一出来就到处找爸爸，后来发现他在陡陡的石岸下边，正蹲在那片绿汪汪的水旁端量着。我往爸爸身边跑，那个老头儿就跟过来了。他摘了老花镜看着水边的爸爸，一脸的气愤。

爸爸拍拍手站起来，攀着石阶上来。

老头儿盯着爸爸，嘴角动了动，没有说什么。爸爸讨好地对他笑笑，说：“嗯呀。”

老头儿说：“你下去干什么？那里什么也没有！”

爸爸四下瞥几眼，又回头看那片水：“这里面也许……有鱼哩。”

我听得清清楚楚，爸爸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谁知那个老头儿胡子立刻翘起来了，喊道：“胡说八道，哪有什么



鱼！”他一边转身一边咕哝，气呼呼地说：“真是胡说八道……”

回家路上，爸爸说：“我在水边蹲了好一会儿，我觉得里边有鱼。不是大鱼，不过定准有鱼。”

这天晚上我一直在想那片水，越想越觉得爸爸说得没有错，那儿一定会有鱼。啊，那多好啊！我甚至想到了怎样逮鱼……

爸爸后来又对妈妈议论起那片水，不住声地夸，说那些人可真会选地方啊，那个斜眼老师也真是有福啊，那里有树有水，说不定还有鱼。“要真有鱼，那老头儿算有大福了，那鱼就全归他了。”爸爸咂着嘴。

妈妈说：“那个人也许和老族长好，要不哪会有这么好的差事，也住不到这么好的地方来。”

爸爸和妈妈议论着，其实我明白，他们最羡慕的是鱼。

我知道“老族长”。这个人好像年纪很大了，住在很远的什么地方，管着山里所有的人。只要住在这片大山里，无论见没见过面，都得受他管。爸爸说：“什么地方都得有人管，咱山里就归老族长管。”

我在心里将“老族长”想象成一个很高很大的人，黑着脸，山里所有的人、所有的活物都怕他。

我问爸爸：“老族长常常吃鱼吗？”

“那是肯定的。不过也不能天天吃吧。”



我信爸爸的话。因为我们住在大山深处，这里一年到头大半都是旱天，地上留不住水，自然也没有鱼。记忆中我只吃过两次鱼，是泥鳅，只有手指头那么长。

第一次吃鱼是个夏天。那天爸爸兴高采烈从外边回来，一进门就掏着衣兜，掏出了比拇指长一点的黑东西。他在妈妈眼前晃了晃：“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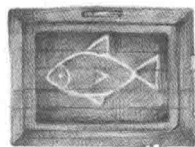
原来那是爸爸路过一条干河沟时，在焦干的淤泥上捡到的泥鳅，一共三条。它们晒得干干的，所以没有臭。

妈妈那天高兴坏了。她洗了一些菜叶，找了一个大泥碗，先放上几片菜叶，然后再放上干泥鳅和盐；最后覆上更多的菜叶。泥碗放在锅里蒸起来，白白的蒸气满屋都是，我们一块儿用力往鼻孔里吸。我嗅到了，大声说：“是鱼！”

那种腥腥的气息啊，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 寻找鱼王 ~ 2  
鱼宝贵



老头儿画鱼的时候格外用心，他把这条鱼画得很大，鱼鳍画得像翅膀。有个孩子提了个傻问题：「老师，鱼也会飞吧？」老头儿「哼哼」着：「鱼会飞，那不成精了？」我们都笑。



爸爸妈妈常夸我：“你的鼻子真尖！”这不是说鼻子的形状，是说我的鼻子最灵。妈妈说我的鼻子比得上猫。猫有一个了不起的鼻子，它的鼻子看上去并不大，可是真灵啊，什么都嗅得出。

我也嗅得出。我能分得出掺在一块儿的各种气味，无论散发出这些气味的东西藏在哪儿，我都能找到。花生、辣椒、地瓜，这些我最熟悉了。如果有一种新东西放在屋里，哪怕是藏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我也能嗅出来。那些从没见过的东西被我嗅到时，我尽管说不出名字，可我知道它在哪儿。

猫也有这种本事。我有一次见它在屋里走来走去，不时地抬头看我一眼，叫着，就知道它一定嗅到了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就在它出门的那一刻，有一只老鼠跑到屋里来了。

猫对老鼠的气味最熟，再就是鱼了。而我对鱼的气味





最熟。

后来我发现爸爸妈妈、我认识的所有人，对鱼的气味都太熟了，熟得受不了。

爸爸那一天在上学的地方察觉到有鱼，一说出来就让老师不高兴，让老头儿脸上有了怒气。我后来问爸爸：“你亲眼见到鱼的影子了吗？”他摇摇头。

“那你怎么知道啊？”

“从水纹……我也说不准。反正水里有一股土腥味儿，我想里面肯定有鱼。”

“水边都有这种土腥味儿啊。”

“那不一样，不太一样。”爸爸说。

我好像能懂他的意思。那是无法说得更明白的。我知道爸爸把这种“土腥味儿”分成了好多种，它们在涌进爸爸的鼻孔时，被他一丝丝地、像篦头发似的篦了一遍，然后从里边找出了什么特别的东西。

爸爸不会错，不信就等着看吧。

我后来就特别留意那汪水了。多好的水啊，静静的，墨绿色，有时还泛出黑色，油汪汪的。有风时水纹就多，无风时平得像镜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发出“咚”的一声，水面立刻划出一圈圈水纹。

我想爸爸一定是看到了这样的水纹。

我有时会目不转睛地盯住它看，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